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整合进路研究

童中贤 曾群华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410003)

【摘要】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重要战略地位。探索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整合的模式与路径,对增强其整体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形成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协同打造中国经济重要增长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整合,也为我国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提供新的典型。

【关键词】整合模式; 整合路径; 城市群一体化; 长江中游城市群
【中图分类号】F292 【文献标识码】A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以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主体形成的特大型城市群,包括湖北省武汉市、黄石市、鄂州市、黄冈市、孝感市、咸宁市、宜昌市、荆州市、荆门市,湖南省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岳阳市、益阳市、常德市、衡阳市、娄底市,江西省南昌市、九江市、景德镇市、鹰潭市、新余市、宜春市、萍乡市、上饶市及抚州市等空间范围,国土面积约 31.7 万 km^2,2014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 万亿元,年末总人口 1.21 亿人,分别约占全国的 3.3%、8.8%、8.8%。长江中游城市群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区域,在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1 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结构基础

1.1 城市群空间结构整合模式

根据区域整合的一般规律和现实区域开发实践的经验总结,长期从事区域研究的专家学者代表性地提出了核心—边缘模式、点—域模式、点—轴模式和网络模式等。这几个模式在各具特色的现实生活和区域开发实践中经过反复应用而升华。在不同城市群及其发展的不同阶段有选择地应用这些模式,对城市群整合具有比较现实而积极的借鉴意义。

基金项目: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重点问题研究"(编号:2014GXS4D134);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人口空间动态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影响研究——基于新兴城市群的同城化视角"(编号:12CJY026)

(1) 核心—边缘模式

20 世纪 50 年代,弗里德曼(J. Friedmann)针对区域相互作用和空间扩散率先提出了核心区—边缘区理论[1]。他在 W. 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1933)基础上,分析了区域空间结构的不平衡演进。空间结构是经济活动在一定地域空间范围内的组织形式,它集中体现了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属性和相互关系。弗里德曼在不平衡发展理论的影响下,分析了经济活动的区位关系、生产要素的地域空间流动形式和组织关系。他认为,由于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分异,任何区域的地域空间系统都是由中心和边缘两个地域空间子系统组成[1]。在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地域空间子系统的边界将发生变化,并且使地域空间关系重新进行组合,形成不同的核心—边缘结构,这一过程按照一定的秩序进行,直到实现区域经济空间一体化。

弗里德曼还利用熊彼得的创新理论来分析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的形成机制。他认为,区域是由若干不同层级的核心—边缘系统构成,核心—边缘结构反映的地域空间关系不仅既体现为经济中心(城市)和经济腹地的关系,也体现为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的关系。核心—边缘结构在空间形状上呈同心圆状,圆心上从核心区向外依次为扩散效应区、极化效应区、资源边际区。在整个核心—边缘范围,还随机分布着一些特殊区域。核心区一般是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城市,它是创新活动的集中地。核心区通过创新活动提高原动力,推动核心区边缘的边缘区发展。随着核心区的创新活动向边缘扩散,边缘区的经济活动会发生进一步分异,产生新的次级核心区,进而在原来的边缘区内形成新的核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心—边缘结构[1]。

这一过程也是合理的城市群等级结构形成的过程。具体而言,在城市群空间方面,首先在均质无序的城市地域中出现若干缺乏等级结构的独立城镇、然后开始拥有单个强有力的城市、次级中心城市开始出现、功能上相互依赖的城市等级结构形成。可见,核心—边缘理论表明,城市群发展是一个城市地域经济活动空间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经济发展不断从空间优化中获得收益。因而城市群整合的这种模式主要应着眼于研究城市群的中心城市(核心区)、成员城市(结节点)和小城镇(边缘区)在城市地域系统内如何相互作用,互为支持,相互制约。从而使城市群形成一系列有序的空间结构,促成城市群整合良性健康发展。

(2)点—域整合模式

点—域整合模式是对核心—边缘模式的补充和发展。这一模式以增长极理论为基础,主要通过引导和扶持增长极带动区域发展。其主要整合思路是:根据比较优势原则确定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推动区域开发进程。比较优势则以是否有利于降低经济活动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是否有利于减少经济活动收益的不确定性为标准[2]。增长极可以是某一产业,也可以是某一点状地域(城市)。这种产业和点—域方面的优势,既可以是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自然地理方面的优势,也可以是政策倾向、制度安排等人文因素方面的优势。在城市群中确定增长极就是要确定城市群发展的重点产业和重点点域[2-4]。确定增长极后,既要注意增长极本身的发展(集聚效应),又要注意增长极对周围地区的影响。

点—域整合模式强调据点开发,这种模式存在多方面的优点:第一,点—域整合模式强调对比较优势明显的产业和地域进行集中开发和重点投资,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对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城市群比较适用。这种城市群经济总量小,人均收入水平低,发展的资金短缺,如果采用在面域上"撒胡椒面"式的平衡方式,则既会降低资金利用效率,又会加剧资金短缺现象,不利于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第二,点—域整合模式强调经济结构的优化。一般而言,在城市群区域中的增长极既包括产业增长极(主导产业),又包括空间增长极(城市和特殊经济功能区),是重点产业和重点点域相互作用、有所重叠的复合型增长极[4,5]。培育和发展增长极,一方面,要在重点发展主导产业的同时,发展与主导产业密切相关的、创新能力较强的辅助产业和新兴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在产业间形成良好的分工协作关系,进而形成产业综合体,并使之成为增长极发展的动力源。另一方面,从引导城市群经济活动主体之间形成合理的空间相互关系出发,要在城市群内各城市和特殊功能区之间形成合理的劳动地域分工,优化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结构,增强城市和特殊功能区等点—域的集聚能力和扩散能力,通过点—域发展带动整个城市群的发展。

然而,点—域整合模式依据的增长极理论表明,增长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是通过其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来实现的,而在经济发展初期,集聚效应的作用强度远远大于扩散效应。采用点—域整合模式时,如果对增长极的选取不当,增长极与周围地区的经济联系不密切,很可能使周围地区的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过度流向增长极,在增长极发展的同时导致周围地区发展的衰退,拉大区域发展差距,带来新的发展不平衡。此外,有关点—域整合模式中增长极的合理规模及其扩散效应的实证经验还很不足,这导致这一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定性而非定量的。

为了减少点—域整合模式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应用该模式推进城市群发展活动时,要注意以下几点:其一,在确定增长极时既要考虑它的区位,又要注意它的产业关系。增长极作为一定地域空间范围内具有推动作用的主导产业的空间集聚点,一般依托于城市。然而,不是所有城市都是增长极,只有那些具有主导产业、对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有推动作用的城市才是增长极;其二,从比较优势出发确定增长极类型,从规模经济和外部性的大小出发确定增长极的规模;其三,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角度出发确定增长极的区位;第四,从增长极间的分工和联系出发确定合理的增长极体系,在不同层次增长极间形成功能对接和互补[6]。

(3)点—轴整合模式

这一模式源于陆大道院士的点—轴系统理论,它既是区域开发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经典模式,也是城市群整合空间导向的一种重要模式[6]。点—轴整合模式中的"点"是指城市群中的结节区(核心区),也是城市群系统内的集聚点,还可以看作带动区域发展的中心城市;"轴"主要是在城市群的空间范畴内,连接若干不同等级核心区,主要依托快速干道等线状基础设施而形成的相对密集的人口和产业带。由于轴线及其轴线吸引范围区具有较强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陆大道也将它称之为“开发轴线”或“发展轴线”。轴线不仅是城市群城镇节点的线状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设施等，而且轴线上应是集中各种流，包括人流、物流、信息流、技术流等对城市地域城镇周围产生较强扩散作用的轴线[7]。各级节点和轴线在城市群整合中相互作用、相互依存，使城市群生产力地域组织逐渐完善，形成以点—轴为标志的城市群整合空间骨架。

根据区域要素空间分布和城市群整合组织过程模式分析，点—轴整合模式的城市群整合过程对应其空间结构的演化可分为四个阶段: (1) 区域均衡状态下，地表是均质的空间，区域要素中的社会经济客体有序分布并处于孤立分散状态，这种空间相对封闭的自组织格局使城市群整合无从谈起，城市群点—轴要素均处于酝酿之中; (2) 部分地区经济活动趋于活跃，空间相互作用产生的互补性、通达性和中介性等基本条件成熟，原来封闭孤立的自组织形态被打破，局部地区有组织发展，区域开发和经济发展动态增长，城市群整合依托的点和轴逐渐形成并继续扩展; (3) 生产力地域组织一体化加快，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城市群整合中的点—轴要素的集聚效用和扩散效用表现明显，城市群整合依托的点轴空间框架形成; (4) 城市群整合依托的点—轴基本框架进一步充实和完善，点—轴整合模式步入成熟阶段[7,8]。

依据城市群整合的点—轴开发模式，可以分期、分阶段、有步骤地粗略制定城市群整合的发展规划纲要，充分发挥各级节点的作用，实现城市群生产布局与线状基础设施之间的最佳空间组合，有利于节点间、节点与腹地间、区域间建立便捷联系，推进城市群平衡发展，所以该模式对实现城市群整合动态导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4) 网络整合模式

网络整合模式源于城市设计学中的一种相关线—域面理论的分析基础，是对点—轴整合模式的进一步补充和发展。显然，一个有生命力的城市群应该具有多重复合的本质特征，既有社会、经济、文化、艺术概念，也有工程、技术、行为等概念，城市群整合过程中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而，建立一种综合和整体分析的框架，以城市群中的“线”作为基本分析变量，并形成从“线”到“域面”的分析逻辑。其中的“线”不仅是指前面提到的发展轴线，还包括人对城市群域面上物质形体的心理体验和感受形成的心理线、人和物周期性节律运动产生的行为线(行为习惯路线) 以及城市群整合中建设管理者、设计者进行实践活动形成的各种控制线等[9]。

网络整合模式在城市群整合过程中的具体操作，首先是要确定城市群客体域面的范围，进行物质层面各种轴线的分析，初步发现研究域面的空间形态特点、结构形式、形成机制、客观存在的问题等; 其次将人的行为活动及其某一场合在城市群物质空间中的分布情况、变化特征、发展轨迹等进行统计对比分析，并把快速干道线、区域景观线、城镇节点、产业集群等各种影响线放在一起平行比较分析，探讨城市群物质空间和人的行为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诸线叠加，或者类与类复合，形成城市群的各种网络。对网络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城市群管理者和设计者就可以在理解和分析城市群域面的特质和内涵的基础上，绘出域面功能分区图、产业分区图、干道分区图、城乡景观影响范围、土地开发利用趋势等线与面的具体分析图，针对城市群整合目标进行有重点的开发[10,11]。

网络整合模式的结果是使现代城市集聚区错综复杂的走廊城市网得到发展，如荷兰的兰斯塔德、日本关西近畿地、中国长三角地区等都市连绵区。从理论上而言，这种城市网络的演化过程包括轴心连接和散点连接两个过程。区域城镇体系发展初期，以空间集聚为主，干道发展多为轴心连接。当城市群城镇体系进入扩散阶段，干道发展进入散点连接，产生大量的干道轴线满足空间的横向联系，网络由此而生。由于这些城市群具备的多中心结构特征，网络的生长主要通过分叉来进行，其生长形式表现为局部网络和整体网络的自相似性，即分形生长[11]。网络的成长一方面使城市交织形成等级层次分明的网络; 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网络整体蔓延，各种空间沿路网集聚产生城市空间的混乱。

网络整合模式具有抽象的特点，但是综合了空间、形体、交通、市政工程、社会、行为和心理等多种变量，本质上是一种同时态的横向分析，比较接近城市群整合的实际情况和需要，也易于被城市群实践者接受和理解，因而现实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同时，由于城市群整合空间导向模式主要对于城市群整合空间的现在和未来发展提出指导性的思路和纲要，突出强调综合性和整体性、可行性和可见性、超前性和预测性等特色，找出相对不很成熟的模式和工作方法，提倡创新，在城市群整合的实践中不断将其充实和完善。

1.2 长江中游城市群结构主体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武汉城市圈。武汉城市圈又称“1 +8”城市圈，是指以武汉为圆心，包括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周边 8 个城市所组成的城市圈。2014 年，武汉城市圈 GDP 总量达 17289. 37 亿元，占全省的 63. 1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4278. 09 亿元，占全省的 58. 7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7500. 82 亿元，占全省的 63. 53%；地方公共财政收入达 1571. 46 亿元，占全省的 61. 22%，面积不到全省 1/3 的武汉城市圈，集中了湖北一半的人口，GDP 总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利用外资、地方财政收入均占全省的六成以上，不仅是湖北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

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长株潭城市群以长沙、株洲、湘潭为中心，外围分别发展常德、岳阳、衡阳、娄底 4 个次级城市圈(带) ，总面积 9. 96 万 km^2。2014 年环长株潭城市群常住人口 4105. 88 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60. 94%；地区生产总值达 21599. 12 亿元，占全省的 79. 85%；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52605 元，比全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高出 12318 元；固定资产投资 15850. 63 亿元，占全省的 72. 21%；地方财政收入 1940. 53 亿元，占全省的 85. 8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716. 54 亿元，占全省的 76. 54%；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 22966. 44 亿元，占全省的 75. 91%。其中，长株潭核心城市 GDP 总量达 11555. 9 亿元，占全省的 42. 72%，固定资产投资 8776. 2 亿元，增长了 20. 0%，占全省的 39. 98%；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4355. 4 亿元，增长了 12. 8%，占全省的 43. 2%。环长株潭城市群作为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以及交通运输设备、工程机械、节能环保装备制造、文化旅游和商贸物流基地，其强大的经济势能与辐射带动能力，为打造成长江中游城市群新的区域增长极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环鄱阳湖城市群。麻智辉(2007) 认为环鄱阳湖城市群的空间范围应有广义与狭义之分[12]，广义的范围应涵盖南昌、九江、景德镇、上饶、鹰潭、抚州、宜春、新余等 8 个设区市；狭义的范围是以省会南昌为中心，包括九江、景德镇、上饶、鹰潭在内共 5 个省辖市及宜春市所辖的丰城市、樟树市、高安市(即“5 +3”) ，涵盖 32 个县市的空间区域。本文这里采用广义的范围。2014 年，南昌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 3667. 96 亿元，同比增长达到 9. 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 4 个百分点，GDP 占全省比重达到 23. 4%。环鄱阳湖城市群 GDP 总量达 11803. 34 亿元，占全省的 75. 14%；人均 GDP 达 39158 元，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 4497 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 5001. 9 亿元，进出口总额 329. 45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65. 12 亿美元；固定资产投资 9507. 99 亿元，占全省的 62. 93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3629. 18 亿元，占全省的 70. 76%。环鄱阳湖城市群是长三角、珠三角洲、海峡西岸经济区等重要经济板块的直接腹地，是中部地区正在加速形成的最重要增长极。

1. 3 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体系

长江中游城市群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依托沿江、沪昆和京广、京九、二广“两横三纵”重点发展轴线，形成“三核三群五轴四团多节点”的空间发展格局(图 1) ，充分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强化城市群发展轴线功能，推动咸宁—岳阳—九江城市组团、荆州—岳阳—常德—益阳城市组团、长株潭—萍乡、宜春、新余城市组团、九江—黄冈—黄石城市组团等城市组团融合发展，形成长江中游城市群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联动发展的格局。

图 1 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体系图
资料来源: 作者自绘

2 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整合模式

2. 1 长江中游城市群“成长三角”整合模式

长江中游城市群又称“中三角”，不仅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三大城市群空间结构形态上呈“三足鼎立”分布，而且武汉、长沙、南昌三个中心城市也成“三角形”空间结构(图 2) ，主体结构与微观形态的“三角”空间形态共同链接成了结构稳定的三角形空间整合模式。

2. 2 长江中游城市群构成主体结构整合模式

根据城市群空间整合的基本规律，以及城市群空间结构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结合学界对城市群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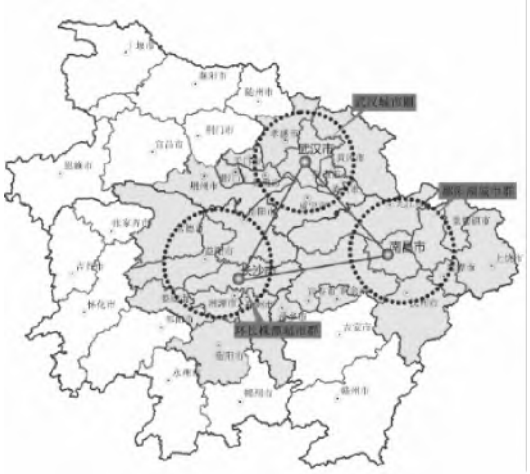

图2　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整合模式示意图
资料来源: 作者自绘

空间整合模式的研究成果[13,14]，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链接的主体模式可分为“极核网络”、“成长三角”、“星座”等类型。

2.2.1　武汉城市圈: 极核网络型空间链接模式

极核网络型空间链接模式，主要是在极核型城市及周边大中小城市和地域表现出的紧密的一体化网络联系(图3)。这些区域城市集中的空间因素十分突出，社会化、生产集约化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化的现象很明显，区域内的人口集中、物质要素的集聚和自然环境开发利用的集约化程度也是最高的。武汉城市圈适合采取这种模式进行空间链接与整合，它符合极核网络型空间链接模式所表现出的几个明显特征[15]:

(1) 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是以特大城市为中心，与本地域其他大中小城市、郊区工业点、县城镇共同构成有机联系的城市群体系。城市等级主次分明，核心城市突出，居绝对主导地位，是整个地域城市相互作用的引力中心和辐射源，首位度极高，城市间联系密切但以向心联系为主，同级规模城市间的横向联系较为薄弱。

(2) 以核心城市作为整个城市群空间结构系统的“发展极”，以铁路、公路、水路、航空构成交通框架，以周边其他不同功能和规模的大中城市为“协调极”，形成高层次的、整体的经济网络和新型的地域生产力关系。“发展极”作为创新区，通过系列创新活动，不断向周边城市推出新技术、新产品、新观念。

(3) 城市群圈域内具有密集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且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向外延伸，将中心城市与城市群圈域周边地区紧密联系起来，形成密集的物流、人流、经济流、信息流，圈域内中心城市到各个城镇保持较高的通勤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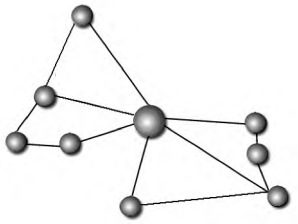

图3　极核网络型空间链接模式
资料来源: 作者自绘

2.2.2　长株潭城市群“成长三角”型空间链接模式

“成长三角”城市群空间链接模式，是指城市群空间结构形态上呈“三足鼎立”分布，而且往往以一个城市为主，两个城市为副，共同链接成了结构稳定的三角形且都处于成长发展之中——我们把这种空间整合称之为“成长三角”型空间链接模式[15](图4)。在这种三角结构中，首位城市为区域的经济中心，无论在政治地位还是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上，都远高于“副角”城市。因此在经济发展上往往形成以一个主角带动两个“副角”的现象。在城市群体的发展过程中，主角城市可充分利用科技和人力资源优势发展新兴产业和第三产业，对于不适宜发展的产业或基础不好的产业可主动向“副角”城市转移。要改变城市功能趋同、城市间分工不明确、“大而全”的工业发展的现象，通过职能更新，树立主角城市的形象，重点发展都市旅游业、信息产业、金融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形成较高层次的产业结构。“副角”城市可通过突出发展具有优势地位的专业化部门巩固“成长三角”的产业实力。长株潭城市群即可构建成长三角型空间链接机制，运用成长三角型空间链接模式进行空间整合。这不仅因为长株潭城市群复合中心城市长沙、株洲、湘潭3个城市在空间上呈明显的“三角”形结构，而且长沙—岳阳、长沙—常德(益阳)和常德—岳阳，湘潭—衡阳、湘潭(株洲)—娄底和衡阳—娄底等空间区域也呈三角形结构[15]。长沙是湖南省省会，发展实力明显高于株洲和湘潭。该城市群的三角形空间链接与整合为长株潭城市群形成一体化的空间组织格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2.3　环鄱阳湖城市群“星座”型空间链接模式

城市群由若干个规模不等、地域临近，具有一定区际分工协作水平的一组城市组成，各城市如同星空中各司其职的星座，因此称之为“星座型”模式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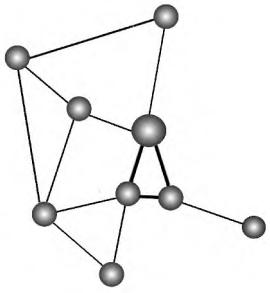

图4　“成长三角”型空间链接模式
资料来源: 作者自绘

(图5)。“星座型”模式,主要表现在一个大的经济区内,在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条件下,如果资源条件与交通条件相同,城市发展呈现一些类似性,一般城市规模小,城市职能较为单一,工业门类不可能样样齐备,城市之间的互补性较强[15]。其特征如下:

①各个城市规模比较相近,处于同一或相邻的城市等级系列,共同组成区域的中心。

②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影响力和辐射力范围。

③各个城市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并由此形成共享的经济腹地。

④城市群形态呈组团式或块状分布。

这种类型城市群的空间链接与整合应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重新划分行政区划,构架发展共同体”,建立协调中心,进行总体规划,清除深层次的障碍,减少地方利益阻力,促进城市群的升级创新[15]。环鄱阳湖城市群的空间链接与整合可采取这种模式,该城市群布局沿着环鄱阳湖的交通轴线展开,交通网络轴线与运输经济联系趋向合理化,有利于区域经济联系和城市区域之间的协作,客观上为城市拓宽了自己的经济腹地范围,增强了城市的辐射力与吸引力,更有利于城乡合作与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与此同时,南昌、九江、景德镇、上饶、鹰潭和抚州之间应着力建立统一的协调管理机制,协调基础设施、环保及产业结构等各种问题,特别是各城市之间的竞争关系。

2.3　长江中游城市群其他城市空间整合模式

发挥新(余)宜(春)萍(乡)城市带的链接作用。新余、宜春位于江西的西南,与位于湖南东南的萍乡在空间形态上形成“直线型”城市带(图6),推进跨省际经济一体化、交通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发展,加强新(余)宜(春)萍(乡)城市带与长株潭的区域合作,实现环鄱阳湖城市群与环长株潭城市群的区域联动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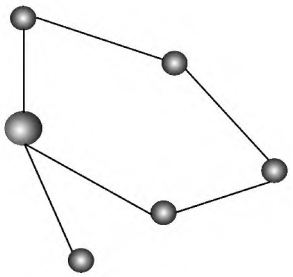

图5　“星座”型空间链接模式
资料来源: 作者自绘

宜(昌)荆(州)荆(门)紧靠中心城市组团发展。宜昌、荆州、荆门三市在空间形态上呈明显的“三角形”结构(图6),而且东靠武汉城市圈,南临岳益常城市圈,良好的区域优势为宜(昌)荆(州)荆(门)城市组团提供了天然的发展基础,一方面,应逐渐融入武汉城市圈的一体化发展; 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岳益常城市圈的区域合作,从而不断实现武汉城市圈与环长株潭城市群的联动发展。

图6　新宜萍城市带与宜荆荆城市组团
资料来源: 作者自绘

3　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整合路径

3.1　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

强化武汉中心城市辐射功能。武汉市作为中部最大城市,地处中部地区的中心位置,无疑将发挥核心作用。应以建设特大型区域中心城市为目标,努力扩张经济规模和城市人口。在城市发展规划上,要采取板块发展的模式,拉大城市框架。同时,发挥其带动区域发展的主导作用,加快武汉周围卫星城镇的发展,充分发挥卫星城镇的作用,使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之承接武汉市的产业扩散和转移。

构建长株潭复合中心城市。加快推进长株潭复合化,以三市三个主城区为核心,三个主城区结合部为绿心,突出长沙主城区主核的地位,包括株洲、湘潭两个副核城区,构建“一主两副环绿心”的大都市区生态型组团空间结构,形成都市区功能发育相对完善,区域基础设施网络发达,各类空间协调发展,生态环境良好的组团式网络型的国际化都市区。以建设特大中心城市目标,通过产业扩展、人口吸聚与城市融合,将长株潭中心城区建设成为1000 万人口以上的国际化创新型大都市。

提升南昌中心城市能级。优化南昌要素集聚、科技创新、文化引领和综合交通功能,推进高安、奉新、丰城等融入南昌发展,加快提升南昌城市发展能级,进一步增强凝聚力和影响力,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打造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中部地区综合交通枢纽和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使其成为临近性对接海峡西岸城市群的重要支点。

3.2 增强城市群发展轴线的功能

依托沿江、沪昆和京广、京九、二广“两横三纵”重点发展轴线(图 7),形成沿线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联动发展的格局,建成特色鲜明、布局合理、生态良好的现代产业密集带、新型城镇连绵带和生态文明示范带。

做实沿江发展轴。沿江发展轴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核心发展轴,是联接我国长三角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两大增长极的重要走廊,更是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应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优势,加快沿江铁路、高速公路和集疏运体系建设,合理推进岸线开发和港口建设,构建内通外联的综合运输体系。增强武汉的辐射带动功能,提升宜昌、荆州、岳阳、鄂州、黄冈、咸宁、黄石、九江等沿江城市综合经济实力,优化产业分工协作,引导轨道交通装备、工程机械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商贸物流、纺织服装、汽车、食品等产业集聚发展,推动石油化工、钢铁、有色金属产业,淘汰落后产能和转型升级,进一步推进旅游合作,打造沿江产业走廊和全国重要的休闲旅游带[16]。

做强沪昆发展轴。沪昆发展轴是构建贯通城市群东部和西南地区的联动发展轴,是连接我国东中西地区以及“一带一路”的重要通道。加快沪昆高速铁路建设,以长沙、南昌为中心,发展和培育城镇集聚区,推进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株洲创新发展试验区发展,加快沿线上饶、鹰潭、景德镇、新余、宜春、萍乡、株洲、湘潭、娄底等城市的轨道交通、工程机械、航空制造、光伏光电、有色金属、生物医药、精细化工、粉末冶金、钢铁、食品等产业集群和基地建设[16],促进旅游合作发展。

做优京广发展轴。京广发展轴是组成我国空间开发格局的最重要发展轴线,是沟通南北的经济发展轴,强化京广发展轴功能,有利于进一步加强与京津冀、珠三角、中原经济区等地区的经济联系。应大力提高京广通道综合运输能力,依托沿线人力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大力发展原材料、装备制造、高技术产业,形成我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以武汉、长沙为龙头,增强沿线孝感、咸宁、岳阳、株洲、衡阳等重要节点城市的要素集聚能力[16],带动沿线城镇协同发展。

做大京九发展轴。京九发展轴是联系京津冀、珠三角和海峡西岸等地区的重要通道。依托京九通道,加快城市快速通道建设,发挥南昌、九江辐射带动作用,推进昌九一体化发展,提升沿线麻城、蕲春、武穴、黄梅、德安、共青城、永修、丰城、樟树、新干、峡江等中小城镇的综合经济实力[16],立足特色资源优势,共同建设赣北、鄂东等地区的资源性产品生产及加工基地。

做特二广发展轴。二广发展轴是沟通北部湾经济区和中原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等地区的重要轴线。应以二广高速、焦柳铁路及蒙西至华中煤运铁路为依托,以襄阳、荆门、宜昌、荆州、常德、益阳、娄底等重要城市为节点,以各类高新区、开发区和承接产业转移园区为载体,发展特色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16],深化区域合作,带动湘鄂西地区发展。

3.3 构建省际跨域毗邻城市组团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一个多中心、多节点、多组团的网络化城市群体系,在中心城市与城市群发展轴线的辐射带动下,应重点加强咸宁—岳阳—九江、荆州—岳阳—常德—益阳、长株潭与萍(乡)宜(春)新(余)、九江—黄冈—黄石等省际跨域毗邻城市组团的发展。

以湘鄂赣合作区建设构建咸宁、岳阳、九江城市组团。岳阳、咸宁、九江作为三省的门户,既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城市,也是充满活力的新兴城市。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中,三市是连接环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和环鄱阳湖城市群、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重要战略支点。立足三市区位优势和合作基础,共同打造“小三角”,重点推进跨界流域治理、省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图7　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轴线图
资料来源: 作者自绘

界市场建设、路网联通和扶贫开发，鼓励和支持通城、平江、修水建设次区域合作示范区，共同加强幕阜山生态保护，全面深化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商贸市场、文化旅游和生态环保一体化发展[16]，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构建起现代城镇体系、现代交通体系、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市场体系、现代服务体系，最终实现共享资源，共创品牌，共赢发展，共同崛起。

以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构建荆州、岳阳、常德、益阳城市组团。洞庭湖作为长江重要的调蓄湖泊，是我国的鱼米之乡。推进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对于探索大湖流域以生态文明建设引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新路径，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和长江全流域开发开放具有重要意义。应着力实施河湖疏浚连通活化，畅通与长江黄金水道的联系，推进洞庭湖沿岸港口和支线航道建设，构建多式联运综合交通枢纽。同时抓住长三角产业转移契机，强化产业协作和配套能力，形成长江中游地区重要产业基地。依托洞庭湖山水独特风光，利用滨水资源优势，营造具有洞庭山水特色和湖乡人文特质的城镇风貌，将荆州、岳阳、常德、益阳建设成为长江中游地区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16]。

以湘赣开放合作试验区建设构建长株潭、新宜萍城市组团。湘赣边区地缘相近，人文相亲，经济相融，大革命时期更是结下了特殊的红色情谊，当前的商贸合作和人员往来日益频繁，有利于推进湘赣开放合作，打造罗霄经济合作带。应着重加强萍乡、宜春和新余与长株潭城市群的联系，推进六市在“两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罗霄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等方面的合作[16]。加强铁路、公路、航运、航空、口岸通关等通道建设，推动交通设施一体化。加强产业建设、生态保护和旅游业等方面的合作，加快实现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合作平台，强化部门合作对接，鼓励社会组织合作交流，努力将长株潭、新宜萍城市组团打造成城市群协同发展创新样板区。

以鄂赣合作区建设构建九江、黄冈、黄石城市组团。九江、黄冈、黄石三市一衣带水，地相近，人相亲，桥相连，通过省际边界融合式发展，有利于将三市组团打造成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先行区、中部现代物流商贸区、滨江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应着力推进基础设施和产业园区共建，开展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创新试点，优先推动黄梅小池融入九江发展[16]，加强瑞昌、武穴、阳新的合作交流，积极探索跨江、跨省合作新模式，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促进城乡统筹和跨区域融合发展。

4　结论

跨区域、跨流域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整合发展不仅关系到区域城市群自身竞争力的提升，而且关系到长江经济带重大国家战略的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全面崛起以及推进新型城镇化重点区域的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笔者从城市群空间整合模式出发，探讨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整合的路径:

(1) 不同城市群及其发展阶段不同，城市群空间结构整合模式亦不同。核心—边缘整合模式主要应着眼于研究城市群的中心城市(核心区)、成员城市(结节点)和小城镇(边缘区)在城市地域系统内如何相互作用。点—域整合模式是对核心—边缘理论的补充与发展，强调据点开发与经济结构的优化，强调对比较优势明显的产业和地域进行集中开发和重点投资。点—轴整合模式强调各级节点和轴线在城市群整合中相互作用、相互依存，使城市群生产力地域组织逐渐完善。网络整合模式是城市体系中点、轴系统的融合发展，其结果是使现代城市集聚区错综复杂的走廊城市网得到发展。

(2) 长江中游城市群主体结构与微观形态的“三角”空间形态共同链接成了结构稳定的三角形空间整合模式。其中，武汉城市圈呈极核网络型空间链接模式，环长株潭城市群呈“成长三角”型空间链接模式，环鄱阳湖城市群呈“星座”型空间链接模式，新(余)宜(春)萍(乡)在空间形态上形成“直线型”城市带，宜(昌)荆(州)荆(门)在空间形态上呈明显的“三角形”结构，紧靠中心城市组团发展。

(3) 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整合的关键在于强化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武汉中心城市辐射功能,构建长株潭复合中心城市,提升南昌中心城市能级。在此基础上,依托沿江、沪昆和京广、京九、二广"两横三纵"重点发展轴线,形成沿线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联动发展的格局,建成特色鲜明、布局合理、生态良好的现代产业密集带、新型城镇连绵带和生态文明示范带。在中心城市与城市群发展轴线的辐射带动下,重点加强咸宁—岳阳—九江、荆州—岳阳—常德—益阳、长株潭与萍(乡)宜(春)新(余)、九江—黄冈—黄石等省际跨域毗邻城市组团的发展。

(4)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以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主体形成的特大型城市群,其空间整合不仅需要这三大城市群的有机联动,更需要跨区域的要素配置高效、产业分工协作、地方文化交融、公共服务配套、社会治理协同等支撑,构建权威性的协调组织与城市群协调发展机制,从制度安排上进一步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整合发展任重道远,也是我国新兴城市群协调发展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 Friedmann J R.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a case study of Venezuela [A]. Combridge: The MITpress,1966:77.

[2] Francois Perroux: Economic Space: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50,64(1):89-104.

[3] 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 Journal of Political Geography, 1991, 99(3):183-199.

[4] Boudeville,J. R.: Problemsof Regional Economic Planning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57:35-68.

[5] 弗朗索瓦·佩鲁. 增长极概念 [J]. 经济学译丛,1988(9):67-72.

[6] 陆大道. 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 [M]. 科学出版社,1999(4):165-170.

[7] 陆大道. 关于"点—轴"空间结构系统的形成机理分析 [J]. 地理科学,2002,22(1):1-5.

[8] 陈修颖. 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理论与实证研究 [M]. 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103-106.

[9] 张建军. 区域网络开发战略模式研究综述 [J]. 生产力研究,2007,(1):146-147.

[10] 王静. 区域经济发展中网络开发战略模式研究 [J]. 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7,23(1):76-78.

[11] 年福华,姚士谋,陈振光,等. 试论城市群区域内的网络化组织 [J]. 地理科学,2002,22(5):568-573.

[12] 麻智辉. 中部崛起与环鄱阳湖城市群的发展战略 [J].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7,25(4):1-6.

[13] 王士君,王丹,高群. 城市相互作用关系的一种新模式——近域城市整合研究 [J]. 地理科学,2001,6(6):558-563.

[14] 聂华林,赵超. 区域空间结构概论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4:12-35.

[15] 童中贤. 城市群整合论: 基于中部城市群整合机制的实证分析 [M]. 上海: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8:21-26.

[16] 国家发改委. 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 [R]. 2015,4:10-11.

作者简介: 童中贤(1962-),男,湖南汉寿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所长。主要研究方向: 城市群、城市战略、城市化。

收稿日期: 2015-10-27

Study on the Spatial Integra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TONG Zhongxian,ZENG Qunhua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n the middle reach of Yangtze river,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have an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 with its convenient lo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Exploring the mode and path of its spatial integration is playing a decisive role in enhancing th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ility, forming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healthy interaction and win-win cooperation , jointly building the important growth pole of China's economy. Promoting its spatial integration also provides new typical for th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our country.

【Keywords】 Integration Model, Integration Path,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